

美国法律文库

THE AMERICAN LAW LIBRARY

罗伯托·曼戈贝拉·昂格尔 著

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知识与政治

Knowledge and Politics

支振锋 译

THE AMERICAN

LAW LIBRARY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美国法律文库

THE AMERICAN LAW LIBRARY

知 识 与 政 治

KNOWLEDGE AND POLITICS

罗伯托·曼戈贝拉·昂格尔 著

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支振锋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识与政治/(美)昂格尔著;支振锋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620-3335-6

I. 知... II. ①昂... ②支... III. 自由主义-研究 IV. 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1946 号

书 名	知识与政治
出 版 人	李传敢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政编码 100088 zf5620@263.net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010) 58908325 (发行部) 58908285 (总编室) 58908334 (邮购部)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规 格	787×960 16 开本 14.5 印张 320 千字
版 本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20-3335-6/D·3295
定 价	32.00 元

声 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 由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本社法律顾问 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我是作为一个希望的行动而写作这个作品的。它指向的是一种尚不存在，并且可能是永远都不会存在的思想与社会。因此，与其说这个作品是对一个学说完成了的表述，毋宁说它不过是一个大致的勾勒而已。它不敢自命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陈述，或是对现实的具体政治问题的讨论。相反，它着眼于完成一个尽管较小但却更为优先的任务：帮助人去理解某些观念与情绪的语境，哲学与政治现在必须在其中被实践着。

——题 记

出版说明

“美国法律文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1997年10月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达成的“中美元首法治计划”(Presidential Rule of Law Initiative),由美国新闻署策划主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一个大型法律图书翻译项目。“文库”所选书目均以能够体现美国法律教育的基本模式以及法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为标准,计划书目约上百种,既包括经典法学教科书,也包括经典法学专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文库”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亦将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的法治体系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美国法律文库编委会

2001年3月

／ 目录 ／

1 导 论

1 局部的与总体的批判

4 知识与政治

6 批判性论证

10 承认问题

16 语言问题

22 历史问题

25 正面的计划

25 福利—合作国家理论

29 自我理论

31 有机群体理论

32 理论与道德感

40 第一章 自由主义心理学

40 导言

42 理论与事实的二律背反

51 关于心的未经省思的观点

2 目 录

55	理性与欲望原则	1
61	任意性欲望原则	1
68	分析的原则	4
72	理性与欲望的道德	7
76	理性与欲望的二律背反	10
81	人格的观念	10
87	角色与人格	10
91	第二章 自由主义政治理论	10
91	导言	10
92	未经省思的社会观	15
96	规则与价值的原则	25
97	价值与规则	25
101	实证主义与自然权利	25
105	法律心智	27
110	主观价值原则	28
117	个人主义原则	28
120	秩序、自由与法律：立法问题	29
129	规则与价值的二律背反：裁判问题	29
146	对价值的共享	34
151	第三章 自由主义思想的统一	12
151	导言	
153	自由主义思想与方法问题的统一	

172	任意性欲望与主观价值	271
175	分析与个人主义	272
180	部分与整体	273
192	普遍与特殊	275
198	从批判到建构	276
198	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277
205	普遍与具体相互影响	278
		279
209	第四章 福利—合作国家理论	271
209	导言	272
212	社会意识与社会秩序	
217	自由主义国家	273
218	自由主义国家中的社会意识	274
219	工具主义	275
222	个人主义	276
224	社会地位	277
226	超越理想	278
236	自由国家中的社会秩序	279
236	社会秩序原则	280
240	阶级与角色	281
242	非个人化规则与个人依赖	282
246	官僚制	283
252	福利—合作国家	
255	福利—合作国家中的社会意识	

4 目 录

256	对支配性意识的拒绝	256
259	内在理想	259
261	内在与超越的结合	261
262	福利—合作国家中的社会秩序	262
262	官僚政治性组织之间的冲突	262
264	冲突的解决方案	264
266	改变的迹象	266
270	新出现之社会秩序的重要性	270
271	社会主义国家	271
273	走向结论	273
275	第五章 自我理论	275
275	导言	275
276	自我理论的概念	276
276	自我的观念	276
278	关键议题	278
282	解释与证明的方法	282
286	自我与自然	286
307	自我与他者	307
320	抽象的与具体的自我	320
326	自我与世界	326
332	日常与例外	332

340	第六章 有机群体理论
340	导言
342	善
357	支配与社群
364	理论与慎思
373	有机群体
373	一般概念
376	社群生活
383	目的的民主
394	劳动分工
399	自由
404	国家
408	社群性政治的两难困境
415	上帝
424	索 引
442	后 记
449	译后记

导 论

局部的与总体的批判

在它的关于其自身与社会的观念中，就如在所有它的其他方面¹的进取中一样，心（mind）从统治（mastery）走向奴役（enslavement）。通过一个不可抗拒的运动——就如死亡在生命中所具有的吸引力一样，思想（thought）一再利用自己的自由作为工具而将其自身束缚在锁链之中。但是，在心打破其锁链的任何时候，它所赢得的自由都比那失去的要更巨大，并且胜利的荣光要胜过它早前受支配时所遭受的悲惨。即便它的失败也加强了它。因此，在思想的历史中每一件事的发生，都好像意图提醒我们：尽管死亡是永恒的，但它始终是单一的；而同时，尽管生命是稍纵即逝的，但它却总是某种后胜于前的东西。

思想中的统治是这样一些时段的标志，在这样的时段之中，一套新颖的观念被处于困惑之中的人们引入，以去解决不同知识领域中的特定问题。他们发觉这些问题彼此相关，紧密联系。于是他们发现了其假定中的困惑的根源之所在，这些假定乃是构成

2 知识与政治

这样一些学科的基础，而他们也一直在这些学科的界线之内努力着。最终，他们建构出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能够横扫他们所面对的困难。

- 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新创立的理论会有力地揭示出那些支配某些知识分支的原则之间所存在的联系，以及那些原则与关于心与社会的更为一般的观念之间所具有的关系。但是，新出现的思想体系一旦成为主导性的思想体系，就开始沦为一些无法再被拼合在一起的碎片了。它的表达鼓舞了一个充满创新精神的世界，
- 2 人们起先还曾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新的学科开始形成，并且早先因明确且简单而被轻易打发了的东西，现在也被视为需要破解方案的谜团。“在两个长长的时段之间，对真理的胜利只允许有一个简短的庆功仪式；而在这两个时段中，它却被指责为荒谬的并且被蔑弃为琐细无用之物。”^[1]

各种新科学连续不断地改进与颠倒着普遍理论（general theory）的各个不同部分，因为它在其诞生之始，许多缺点与局限就被隐藏了。修正与改进的范围是如此的广泛，以至于那曾被视为革命性的事件，现在也开始被看做是一种古典传统了。各种科学开始被认为彼此在问题与方法上各不相同，并且被认为与那个它们曾由之而产生出来的思想体系有一种切实的历史联系。

在学问（learning）的每一个分支中，人们往往只看到古典体系的那样一些方面，这些方面好像仅仅与他们自己的关注直接相关。这是一些他们所要批评与改变的方面。他们并不为体系的其

[1] Arthur Schopenhauer,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preface to 1st ed., *Sämtliche Werke*, ed. P. Deussen (Munich, Piper, 1911), Vol. I, p. XXVII.

他部分所烦扰，并且很快就不会再注意到它们。尽管如此，如果古典理论自身是一个统一整体，那么它所产生的问题就不能被分别地理解与解决。由于它们是在不将古典体系视做一个整体来进行认可与攻击的情况下，而试图对它的部分进行鼎革（remake）的，那些专门化（specialized）了的诸种科学继续默默地接受那个体系的许多原则，但同时又装作拒绝其他基本原理（那些原则与这些基本原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它们的缺点与局限性的主要来源。

因此，在专门化了的科学时代的两个特征之间就有着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对古典观念的修正以及对它们的继续依赖。各种科学仅仅是对古典理论的局部批判。正是它们的批判的局部性而非批判本身，既将科学彼此分离，又将它们从这样一个状态变成理论的奴隶：在这个状态下，它们已经认为它们自己是自由的。

那些局部批判中每一个的完成，都要求对古典体系的总体批判。总体批判必须始于这样的一种努力，即努力将那个体系恢复成为一个清楚明白的体系。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恢复，关于社会的那些专门化了的科学的根本性谜团，才能得以破解。

总体批判是由于那些局部批判在批判一个思想体系时在达致其目标上的无能为力，也是由于一种去解决那些局部批判自身所产生之困难的渴望。它正是以眼下这个作品所被构思的那种方式³而进行的。在将我的注意力转向某些熟悉的法理学问题之后，我很快发现这些问题都如此地彼此相连，以至于对它们任何一个的回答都是对所有全部问题的回答。接着我发觉，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通常所被提供的那些解答，都归属于不多的一些类型；没有一个凭其自身是足够的，也没有一个能够与其竞争者相调和。因

4 知识与政治

此，我努力提供理由的空间（the house of reason）被证明成了悖论的牢笼（prison - house of paradox），它的所有房间都是彼此封闭的，它的所有出口都是不通的。

有两种考量开始提出突破牢笼之出路的建议。其一，已经变得清楚是，那些法律理论问题（它们正是我兴趣所在的直接主题），它们不仅是相互联系着的，而且与社会学科的其他基本论题相比也有着令人瞩目的相似。其二，那些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看法，以及那些被用于处理它们的理论，好像都是同一个单一思想模式的诸个方面。尽管被拆分与改进了，但这个类型的思维方式既未被驳倒，也未被抛弃。

对世界的这种看法，它的前提性假定并不多，并且被相互纠结在了一起；它们对心的掌控正如其不被承认或者被遗忘般那样强烈。它们视其古典形式为 17 世纪的形式。由于那些即将变得清晰的理由，我决心称它们为自由主义学说（liberal doctrine），尽管它们所包含的领域比起那个我们现在通常认为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那个学说的领域既宽泛一些，也狭窄一些。这个观念体系，的确就是那守卫牢笼的看守。

知识与政治

直到现在，在各种具有说服力的观念中，很少有哪种观念比这个信念更为思想家们所共享：对于政治思想来说，决定性的问题是，我们能够知道什么？这个信念是与这样一种学说相伴相随的：我们解决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之难题的方式，又取决于我们回答政治思想问题的方式。根据这种认识，知识理论就是一个对心理学问题所进行的探询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是：

作为个体，为什么我们要像我们所做的那样去行为？它因此就与伦理有关，伦理所追问的是，我们应当怎么做？政治理论被界定为对人们如何组织他们的社会以及社会应该如何被组织起来所进行的研究。政治理论所具有的分支，则是那些分析研究社会各个不同方面的学科：法律、经济以及政府（government）。如果知识理论是政治理论的基础，那么它对于这些专门化的研究领域而言，也必定是非常关键的。相反，如果政治理论与我们在知识理论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有牵连关系的话，那么，对于那些为知识的性质所困惑的人们来说，无论去探寻任何他们能在法律、经济与政府的研究者之间所发现的洞见，都是非常有益的。

看起来，对我们而言，这样一种看待知识与政治间关系的观点是有点古怪了。正如它现在被实践的那样，知识理论所表现出来的是，它好像在将其自身致力于某些特定的技术性谜团，从对社会的理解与变革方面来说，这些谜团以其与我们所关注的方面离题万里而令人侧目。设想有一个易于获得的真理的统一体（continuum），并且它能够桥接起从对知识的研究到对个体行为（individual conduct）的理解，从对个体行为的理解到社会科学，以及从社会科学到政治抉择（political choice）的运用之间的鸿沟，简直就是白日做梦。恰恰相反，也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假设——所能导致的只能是混淆。——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我认为古代的那个是正确的与有益的，而现在的那个则是错误的与声名狼藉的。

这个主张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得到证成。其一，我们将会看到，

只有这个假设允许我们去重构*那个居于支配地位的观念体系。我将这个观念体系指称为自由主义学说。通过这个重构与总体批判的进行，我们就能够弥补对该体系的局部批判的种种不足之处。而正是局部批判构成了我们日常所见之各种社会科学的更大部分。其二，大量的论证将被致力于说明在自由主义理论各不同成分之间所具有的种种关联。因此，对心理学观念与政治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将会成为我们的钥匙，它将允许我们逃出牢笼；一如它作为锁链，凭借它那些大门长时期为其建造者所封闭一样。

总体批判的进行包括一个具有正反两面的因素：对一种思想模式的重构与批判，以及对一个替代性学说的期望。我将首先进行批判性的研究，然后转向研究的建构性方面。我将以陈述这样一个一般性的观点开始，是这个观点引导着我对自由主义学说的
5 批判；接着，我将以 11 个论题的形式，概括批判性论证的那些基本主张；最后，我将讨论由批判性探寻所提起的三种困难。

批判性论证

讨论是以这样一个假定开始的，在一个根本性的方面上，当前我们心理学与政治观念的状态，类似于 17 世纪时欧洲社会思想的情况。因此，现在对一个仍然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所进行的局部批判，如果没有转化成为对那一传统的整体批判，它就不能在更大程度上推进下去。

从奥卡姆（Ockham）的唯名论到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

* 此处重构的原文用的是 *reconstruct*，应为 *reconstruct* 之误。紧接着的下文可为印证。——译者注

的政治学说，再到笛卡尔（Descartes）的认识论，许多运动都试图颠覆经院形式的古典形而上学的根基。但只有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及其同时代人以及他的继承者们的作品里，各个派别的古代政治与心理学理论才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而被批判。直到那时才完全清晰的是：理论家们依然未能将他们自己从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那里解脱出来，他们在其中进行努力的思想框架一直遭受着之前未曾意识到的缺陷及附带后果的影响，那些界定着此种思想的、关于心与社会的观念构成了一个单一体系，以及这些学说的主体也呈现出某些形而上学的原则。那种试图与这些洞见所蕴含的含义相妥协的企图产生了一个新的观念体系，也即是自由主义学说，它不仅能够与它所替代的那个传统分庭抗礼，甚至还在一致性与普遍性方面胜过了该传统。这个一开始只是为一小群思想家们所持有的新理论，逐渐变成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的共同财产以及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

无论当初还是现在，一套被统一了的观念已经被逐渐改进与抵制了。我们进行社会研究的方法只不过是对于一种思想模式零敲碎打的攻击而已，对于这种思想模式，他们既没有否定过也没有从其整体上理解过它。然而，一种对这些传统所面对的主要困难而进行的研究再一次地表明，古典理论（在这里是自由主义学说）对那些精神上的专制仍未被打破，这些人认为他们已经从其控制中自我解脱出来。

如果这种对我们困境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最初的努力应该以其最大可能上的精确性来界定这样一些观念，是这些观念决定与限制着我们思想的可能性。自由主义必须全部被视为是整体一致的（of a piece），它不能仅仅被视为是一套关于分配权力与财 6